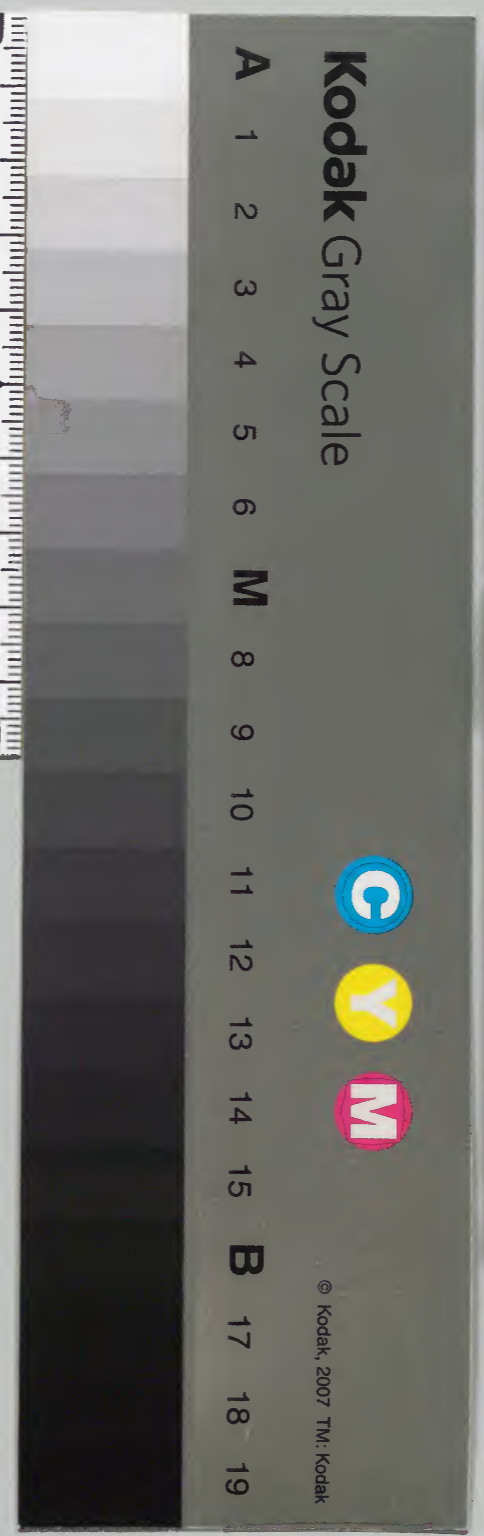


和書門類  
 一八四〇七  
 二八七  
 一〇  
 冊架函號類

187  
 內閣文庫  
 和書  
 一八四〇七  
 一〇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8407
冊數	10 ( 1 )
函號	206 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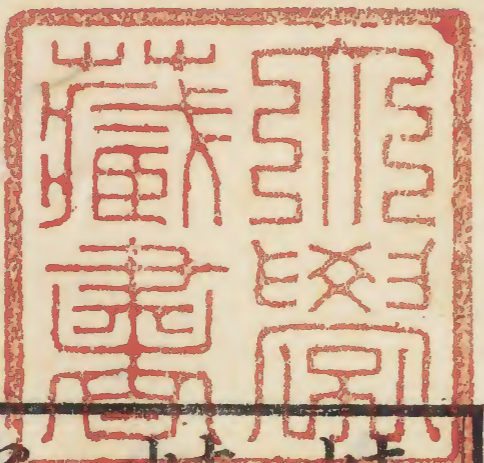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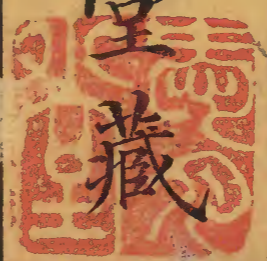
詩文二十三



精里古賀先生著

精里初集抄

愛月堂藏



精里初集抄序

淺草文庫

精里先生德行之崇經術之深四方之所知而景慕今不必言抑先生身生西鄙而名震

精里初集抄序

朱子集序  
大朝一旦拔擢為天下之  
宗師榮亦至矣加以家  
多賢子龍駒鳳雛世美  
可仰是又古今儒中之所  
希有則夫子所謂無憂

者余於先生亦云先生  
年六十八長余四歲自其在  
肥邱時嘗引中津倉成  
善卿及余許以知友爾來  
殆三十年官跡東西雖時

或有離合而會輒道故論  
文興到賦詩或雜以手譚  
先生無酒性我二人則善  
飲而醒醉相投彼此相忘  
未嘗不驩焉何其樂也

奈何皇天無情往年已  
奪善卿而今又先生  
溘焉積年之雅一時烏  
有仰想平昔有如一  
夢境何其悲也令嗣侗

葵君敏於事除服未幾  
謀梓遺編拮据甚勤蓋  
先生之學之德之盛寧待  
立言而後不朽者哉雖然  
文之可貴非一世且夫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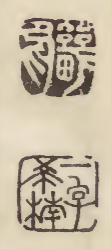
澤所存杯圈几杖孝子  
重焉况乃於其苦思精  
神之所鍾者乎侗莽君  
之汲于此可謂厚也嗚  
乎先生逝矣斯編一出




後之景慕者其又將有  
資焉然則君之此舉不  
獨自厚於其親其有裨  
于人蓋亦非淺少矣  
文化十四年十月

久留米 樺島公禮撰



吉田畿書



精里初集抄序  
 吉田翁書  
  
  


精里初集抄目錄

卷一

書四首

復石隈邦烈

荅水野汝舟

與服部栗齋論退溪書抄

與服部栗齋論其筆記

序十二首

送石井生序

送蓮池國相石氏序

精里初集抄目錄

恭賀君侯五十華誕序

贈茶博士序

賀村田公孫賜樓記序

別水野生序

北海觀風草序

送人游京序

送田生游東武序

送大江國手序

新鐫元明史略序

送上原生歸觀序

卷二

記十首

川窪學舍記

三日集清陰亭記

西峰院得海舟記

遊大興寺記

清音亭記

山領氏講武場記

游領春樓記

竹亭記



鴨脚舎重造記

清心齋記

銘贊共七首

硯銘

扶木硯銘爲薩侯

留侯像贊

苔岷國手寫照贊

義黃扁鵲像贊

河上淀姫祠石盥盤銘并序

武内宿禰畫像贊

論說讀共七首

王猛論

曹叅論

剛毅木訥近仁論

温書說示山松二生

讀史劄記

讀熊澤了介傳

漫記

題跋共六首

雲鳥詞翰跋

精里初集抄目録

跋麟邱公子賑貸法

題安川生似續心畫

題常松氏園松

題富岳游草

題藤樹遺墨

卷三

五言古二十四首

送鶴田君游江戸 陪芙蓉館燕

首春陪招賢館燕 擬古 其二

寄懷村川子成 送二子分韻

秋胡行

清陰亭分韻

川窪學舍分韻 送養田子孝婦天草

寄懷副士良移病林居

長村二生婦自熊本觴之南隅

大興寺集得興字 龜島倣河子南濱體

遊東台 古愚軒暮春集并送諸

賢西婦得以字 攀和水明樓高作

題四明圖 送岡野行從之任松岡

次韻栗翁六十五韻 有序

再次韻 履堂賢弟過訪拈韻

題三星圖

七言古七首

望嶽

紀夢 有序

題丹陽真人圖壽人八十

青蓮圖

江口賢契齋頭得屋韻

浦島子

松化石

五言律三十五首

澹寧堂得清字

積翠園首春次禮輿韻

敬題九如圖奉祝邸下千齡

山

阜

岡 陵

川之方至 月之恒

日之升

南山之壽

松栢之茂

觀頤莊分韻

聞蟬

川窪學舍次唐楷韻

贈齋藤教授

蓮池邸舍廉夫有詩次

韻

首夏約山招飲

題畫

圓成院納涼示生野村

岡二子皆佐嘉人被使來江戸分韻

題松陰齋主人善書

水明樓

雨中志尹千秋過訪得

四豪

訪辛島鹽井韓田邸分

韻

訪吉富生

崔葦齋作

題赤壁圖

將歸觀留別諸子

送鶴山

水島次韻

華夷互市圖

哭石公幹

其二

送清德基之東武觀省德基請押密網時石

仲車諸子從公在彼故及之

其二

寄懷江村翁

五言排律六首

鹿洲齋舍得江韻 吉備海阻風次清人姚

晉錫月照水池韻

又和仲車 入塔齋 冬至六韻

萬象閣奉呈邸下其國相壽文學楨幹在座

賦得春色滿皇州

七言律二十三首

杪冬十二日壺梁白嶼二賢携都籃集古愚

軒谷南溪頃歸自野作席上圖其所經山水

分韻 別諸子分韻

四佳亭集贈儲主 昌平學贈杉吉諸賢

游主人園分名園依綠水為韻得名字

其二 下學後桐原惠願得六

麻 智光院納涼得痕字

靜寄軒主人報霞厓龍渚過訪余亦造焉分

韻 志村東渚病起講書費

宮遂抵余宿賦贈

五昌平橋春望 其二

登濱驛城趾 早津江泛舟

栗原長尾副島諸子至得齋字

癸丑雞旦 招賢館分韻

無我亭分韻奉送石大夫扈隨水滿二契游

學皆之東武 越中橋阻雨繫泊

擬金陵懷古 黑崎驛次韻仲車

寄葛子琴 禹鱗禪師惠願得何字

四言三首

栗山茶筒 題栗山壩硯

題畫

五言絕句八首

題畫

其二

易水送別圖

亨巖晚鐘

小春郊行

澱舟

其二

其三

六言絕句一首

題畫

七言絕句二十四首

為上原生題畫馬

畫猴

題畫為黑田生

畫鷹為阿波侯

畫竹

別白嶼

送赤崎彦禮栗山堂席上

其二

送鍋島廉夫

芝海明月

袖浦漁舟

舟歸即事

畫竹

題畫

其二

讀禪月集

答栗山

風雪夜歸圖

畫牛

非我亭分韻

依韻肅常春堂頭大和

尚兼謝珍貺

遠村分韻

假山分韻

題畫

男 季暉

門人 吉田幾 千里

香坂維直 伯良

土屋朗 子潤

那波希顏 如愚 同校

精里初集抄卷一

書

復石隈邦烈

精里古賀樸淳風著

承問人欲解義。縷縷分疏。足以見考索之勤。樸前書云。人心人欲也之論。出朱文。今因來諭檢之。乃在語類。向憑記憶。答去。以有斯誤。深慙鹵莽。來說以為人欲。即人心。人心即人欲。但加之私二字。然後為有病。是所謂辨之甚難。而實非者。今未遑博考。而劇論之。試讀孟子集註。存天理而遏人欲。天理人欲。不容兩

立。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楊龜山所謂人欲非性也。數語。虛心平氣以味之。則其說之窮。可以見已。且也。先是承示人欲解義。曰天理之發而未粹者矣。而又曰人欲無病。夫不粹即病。無病必粹。無乃相矛盾乎。既曰人欲即人心。則當得曰雖上智不能無人欲。是上智之聖。而有未粹者也。而可乎。請更思之。孤山說未得其詳。恐不至此。當問之村島生也。文會筆錄所引。人心說二條。抄往。恐退溪得之。大學之道。道猶言方法。若重看則不成文義。英氣甚害事。甚字讀為何。則程語首尾銜決不

成言語。甚字。蒙引亦載一說。蓋皆出於欲回護孟子之意。大賢豈待後學周旋哉。

中庸程子說所謂誠者止是云云。所謂二字之疑。中庸誠字。十六章發之。後面為一大片。程說若曰篇內所謂誠云者。非佗止是誠實。此條三者。非三者之外。別有誠各在一隅。而相宰制資助之也。似不必疑。所以行之者一也之一。一件也。三知三行一也之一。一樣也。原自不同。往歲似已講過。豈適忘之也。與大學傳在脩其身。在正其心。在字。馮貞白求是篇論之。遂以朱子為未至。洒然處。而闇齋辨之。載文會筆錄。



考之可也。作新民。三宅尚齋大學筆記論之。累百千言。以為章句或問。初無異義。乍讀可喜。徐考之。則恐未然也。筆記京師學徒必有藏之者。請暇日借觀。從違之間。亦或有益。

屈盤讀法。忠信進德。為知覺。如來說亦可。知有不盡。文會筆錄以為盡心之盡。須考。毋自欺之母。非禁人之辭。則國讀如無字可。

陽貨魯大夫。此不待佗考。大夫有賜於士云云。足以證之。非禮而往。何以為孔子。證一。引禮不倫。何以為孟子。證二。豈陪臣執國命。魯君不能禁。從而以名器

予之邪。

仁者愛之理。愛字以未發言之。恐不然。蓋愛之理。猶言愛之根。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朱說章章矣。若以愛之理之愛為未發。則未發之愛之未發。乃為仁耶。其失可見。秋間。久留米人後藤要助至。論如來論。樸不曉其謂。而今而後。知其有來歷。然山崎家。恐未至有此謬。源遠末分。有此杜撰耳。

答水野汝舟

或說分未發之中。與心之體用為二。似以中為性。則程子以方圓為天地之辨。已明白。豈未之考耶。

衆人非無未發之中矣。但閑思雜慮。與頑如木石之時多。而中之時極少。是以大本不能立矣。今指此倏忽偶有之時。謂之大本亦既有立。則其見既差。豈足以釋或人之惑乎。  
未發之時。聖庸不同之說。以塊然如頑石之云證之。是豈可謂之未發之時乎。設使衆人之心。纔未發。便塊然如頑石。則謂自生至死。未嘗有中之時可也。然其如頑石者。蓋心逐物之極。無所收拾。而至於斯。不可謂之未發之時。細讀語類。自可見。况可名之以衆人未發之中乎。

上面未發。就心上言之說得之。至下面。忽有無大本。則是無性也之說。却似以中為性。則相矛盾。

未發已發。觀乎程子狀道形性之說。其就心上言。可見已。

與服部栗齋論退溪書抄  
靜齋記 李仲久

大學之定靜安慮。謂知止至能得之由。恐不可以定靜。與子思之中和。孔子之寂感。周子之主靜。相

比而為說。文亦似太繁。如何。  
心經 黃仲舉 李剛而 又有數處散見

竊疑以心經名書不免有病。蓋格致至治平。天下萬事固不外此心。就論語一書論之。其所載內外大小。精粗本末。句句概之。曰不出於此心之體用可也。或有所揀擇於其間。而收之心經。則其他不收者。為查滓矣。而可乎。朱子嘗論言仁錄者。可以見其意。朱子又每憂學者妄生揀別而趨捷徑。見於其文集語錄者。不一而足。心經之著。恐非朱子所與也。

程篁墩  
 敏政之學。陽儒陰佛之尤者。至其鬻試題而獲罪。

遂以憂死。則其人可知矣。君子雖不以人廢言。而其不足以與聞靜存動察之旨審矣。如其著道一編。以誣朱子。其言之近理而亂真。學者當如淫聲美色遠之耳。安得為唯阿於其間耶。

注今不用  
 恐當作不載。

竿木隨身 李剛而

此蓋俗諺。而釋氏常言之。今求解此語。未可遽恐其蕩於淫聲也。退溪之意。雖出於拒邪之嚴。頗近狹迫。似當刪。

水為天地之所由生白士偉

此書往復之意未詳。刪可也。第一條

理到奇明彦

理到。所論之理到極至處也。非理自到也。

格物物格

此與勝私私勝顏淵問仁同文法。所謂物理之極

處無不到也。非物自到也。明彥說恐不可從。

然此特因其術而慮夫末流之弊必至於此耳。非謂

康節為然也。鄭子仲

康節之高明特達。固非後學所敢議。然其言行出

處之間。律以聖人之中道。則恐有未盡合者。故程

子稱其偏霸手段。似非其弊全生於末流。如何。

七七齋

釋氏或亦云無是說。異端辨正。以為因儒家七虞

之說。遂借通用。其論甚力。恐當考。宗教錄論中陰

者。似有七日之說。亦可據否。後閱陳餘業考。有明

死。魏明帝為舉哀。國珍胡太后之行喪也。故

為設千僧齋。齋令七人出家。闕人孟樂死。靈太后於

其七日。設二百僧齋。北齊武帝寵和士開。將幸

暉為南陽王綽師。綽死。每至七日。靈暉為請僧設齋。此

道士寇謙之之教盛行。而道家鍊丹拜斗。率以七七

精義初集

六

耳制

費隱

退溪說費隱皆指形而上者言之就中分其易見難見以為費隱之別其辨雖力乎終覺未安恐坐未得語錄之意以有此說至以朱說形而上者云云為未定之說今解朱語以質同志如左

朱子曰費道之用也隱道之體也用則理之見於日用無不可見也體則理之隱於其內形而上者之事固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退溪以為未定者

又曰形以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費言其用之廣也就中其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隱言其體微妙也

或曰季丈謂費是事物之所以然其以為費指物言隱指物之理而言曰這箇也硬殺裝定說不得須是意會可矣以物與理對言之是如此只以理言之是如此看來費是道之用隱是道所以然而不可見處

此退溪所據以立說而細考朱子語意則恐不如

退溪意也。蓋費是道之用。指理之乘氣。氣之載理而為言。若李說。即以氣為費。與運水搬柴無非妙用之邪見。無以異也。夫婦之所與知與行。皆指其合道者而言也。非謂夫婦之知覺運動皆道也。故朱子曰。硬殺裝定說不得。即以物為費不可。以理為費亦不可。但當以理之乘氣。氣之載理者為費耳。此所以須意會也。以物與理對言之。則費屬物。隱為理。只以理言之。費指理之乘氣。氣之載理者。就氣為言。理乃其體之微妙不可見處。故皆曰是如此。

問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朱子曰。形而上者。就物上說。費而隱。就道上說。

此說尤明白。蓋形而上下。主形而立言。就形而截斷上下。使人知道器之分。費而隱。主道而立言。合道於器。以為費。分道於器。以為隱。使人知其用之廣體之微。而不可須臾離。言豈一端哉。各有所當也。

退溪排以道之用為氣之說。謂如此則是以氣為理也。殊不知體用之分。亦非一端。有理與氣相為體用者。如仁義與惻隱羞惡是也。有理自相為體。

用者如仁義是也。夫子思以費而論君子之道。費主氣隱主理。以二字分道之體用。豈病道之混氣乎。且也果如退溪說。則見聞所及之理為費。非見聞所及之理為隱。其見聞所及而發見昭著者。以聲音狀貌言邪。抑以無聲無臭言邪。道器之分安在。皆不可曉。其說雖甚長。其差由此。今不遑盡辨。公來分數。已是多占地步。云云。唯在勉之。

前云。不可諉諸人事之率。又云。雖朋友間。未嘗一言及於論學。想其人。才弱不好學。故誘掖為斯言耳。然分數云云之語。無乃假借大過乎。

性理大全 完姪

性理大全之繁雜。使學者起望洋之歎。而惑涇渭之混。而云云。雖因其始得而尊宗之。繼而有心力衰憊。無以為學之言。而擇焉而不精。此條終不如不存之為愈也。

天地之氣邪正 趙起伯

若夫年月日時。則非所以為偏全粹駁。天地之間。聖凡同時生者何限。

氣稟之氣。魂魄之魄。合而命之曰氣魄。 李平翁

此說似不然。古人多以魂氣形魄對言。氣魄二字。

恐出於此。蓋氣稟之氣與魂氣之氣不同。以此與魄字連用。終覺隳隳。

心學

心學二字。呂晚村辨之甚力。恐得之。

韓永叔李大成吳仁遠

從上贈答名字。不別舉。此皆似背例。不知別有意義否。

論弔温公

鄭子中

此一節。鄙意尚覺朱子之不可易。蓋哀死之弔。出於天理人情之極致。似不可以慶事方畢。隱忍抑

遏必俟來日也。退溪謂此與恒人聞親戚之喪即奔赴者不同。鄙意謂曰。朝與親戚。固有親疎。然其發人心之不可已者。則一也。有六心而無其事。徒以禮瀆情散為說。終覺不安。衛侯之方祭。而臨柳莊之喪。古人不以為非。况於慶事已畢之後乎。

梁朝朱并有引衛侯論臨弔事者。可并考之。

與服部栗齋論其筆記

慎之於獨。不使萌不誠之意。固誠意也。意有不誠。而點化令之誠者。亦誠意也。下文既云。欺念閒發。豈得坐視而不克。與此相矛盾。



章句曰。當實用其力。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云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云云。皆用力上事。文義自明白。今日自如好色惡臭之真。何也。收驗在發處。用功在平時。此尤不可曉。果爾則誠意用功。不在發處。而在未發時邪。平時亦有動靜。不可概以未發。抑其所謂平時者。豈兼未發之養致知之。功與應他事而言也邪。然用功在他事。而不在此事。殆不成意義。說者之意。蓋指其平時之居敬窮理。可以見已。然則此章可廢也。好惡自慊。章句當字。管至此。屬用功。說作景象。不幾

於不顧文義乎。

獨與幾所指不同也。世人有以為所指同者邪。

慎之乎此之字。指意之實否。此字印人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幾乃實否之萌也。

未免有萌。故禁止之。求以自慊。萌雖微乎。心之所發。善惡分焉。既實者當防之。未實者當禁之。恐不得惟下防字。

唯為能克已已云云。意有未誠。豈足以為能克已乎。信斯言也。克已與克伐怨欲不行。無以異已。

曰克已誠意各有攸當可。曰克已不足誠意不可。蓋

克己之功。非至明至健。則不足以能之。故唯顏子當之。克己大而誠意小。克己可以兼誠正脩。今未能明且健。故節節用功耳。

其力云者。即指所知之力也。斯說可恠。力字屬知邪。行邪。知有未至。責在上章。此章自脩之首。實用其力者。安得忽然入上章乎。用所知之力。亦似不成言語。原其所以至此。坐以好惡自憚為景象也。味當實用其力五字。則說者之失不難見也。

易筮前所加云云。自信。果吾斯之未能信也。大抵說者之失。在不明知行之分。而強立其說。故於章句

文義有所未察。姑書所疑。以就正明者云。

此說有未盡鄙懷者。勿又示人。標識。

余所考訂說。見纂釋及辯誤。其失當就彼而考

之耳。故今不追正云云。標又識。

本非疑義。服部栗齋見寄二章說。鄙意有所未達。錄之。

學而首章

尋孔顏樂處。周子之言。引而不發。別是一說。此章悅樂不愠。明明說破。比彼較淺。而其味自深。不必深說。言各有所當。似不可混看。效以行言一條。愚未能曉然。

性善以本然言。唯善也。故聖人可學而至。至於論學。乃知行對舉。而知先行後。誠必由明。所貴乎性善。以其能行也。論本然與論學。不可混說。注先舉人性本善。繼之以明善而復初。則復初不得不專貼行着。歆動學者。恐不然也。信從者衆。自使人樂。固非說效。亦非為歆動發。聖人平平實實說此耳。

二節為下說張本。亦恐不然。下節乃因二節而生。朋來之樂。君子之心自若此。不知口不愠。亦理當如是耳。憂世之心。樂天之志。雖亦使得。終覺緩不切。如何。

禮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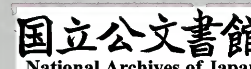
禮之用對禮之體。是禮之月。今為作用之用。何邪。以和行禮。立言未當。禮出於自然之理。人苟知其當如是。則意肯心適。用之所行。自從容而不迫。非有意於從容不迫而為之。有意於從容不迫。則知和而和矣。蓋和由禮出。非禮和各為一物。以彼行此也。故朱子無以和行禮之說。

禮樂進反。禮樂相對說。此章和字。乃禮中之樂。其對說者未符正意。故在圈外。

其序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其始皆士。故  
 有士冠禮。而無大夫以上冠禮。王侯大夫之子。當其  
 幼也。皆入學。與士齒。講治切磨十餘年。於是自禮樂  
 之義。文政刑之得失。至下情民隱之微細。莫不洞曉。  
 起而在位。君為明君。相為良相。才賢之士。爵與德副。  
 以致天下國家之治。非後世之所能及也。世衰道喪。  
 無復蒙養之教。如本邦王侯世及士大夫襲祿。自  
 襁褓之中。人之待之。視父之爵位。日聞阿諛順從之  
 言。其所以成其德。而為國家之用者。其能幾何。

其序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其始皆士。故  
 有士冠禮。而無大夫以上冠禮。王侯大夫之子。當其  
 幼也。皆入學。與士齒。講治切磨十餘年。於是自禮樂  
 之義。文政刑之得失。至下情民隱之微細。莫不洞曉。  
 起而在位。君為明君。相為良相。才賢之士。爵與德副。  
 以致天下國家之治。非後世之所能及也。世衰道喪。  
 無復蒙養之教。如本邦王侯世及士大夫襲祿。自  
 襁褓之中。人之待之。視父之爵位。日聞阿諛順從之  
 言。其所以成其德。而為國家之用者。其能幾何。

其序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其始皆士。故  
 有士冠禮。而無大夫以上冠禮。王侯大夫之子。當其  
 幼也。皆入學。與士齒。講治切磨十餘年。於是自禮樂  
 之義。文政刑之得失。至下情民隱之微細。莫不洞曉。  
 起而在位。君為明君。相為良相。才賢之士。爵與德副。  
 以致天下國家之治。非後世之所能及也。世衰道喪。  
 無復蒙養之教。如本邦王侯世及士大夫襲祿。自  
 襁褓之中。人之待之。視父之爵位。日聞阿諛順從之  
 言。其所以成其德。而為國家之用者。其能幾何。



言不知有匡拂課督之事。爵位彌貴。知識彌昏。而欲天下國家之治且安。不亦難乎。賤而在下者。或憂之。而欲反古之道。貴而在上者。守其故常。牢不可破。可勝嘆哉。支藩蒞侯。嘗供脩皇城館天使之役。加之荒饑雜泛。費用不貲。國用不敷。士窮民瘁。頃年以來。士夫慨然。思矯時弊。而復古道。於是創黌舍。講道藝。世子就學。遂以學舍為其居。用學之人。以充保傅使令之任。講業請益。無异子弟。數年侯不世子襲封。將朝幕府。乃舉學之人從之。其在蒞府也。既以黌庠為邸。其在東武也。亦將以邸為黌庠。是今世之所希見。古

道之復。其或可期乎。然今所能行。謂之法古之法。則可。未可謂之行古之道也。夫法古之法。而讀書講學。固不可廢。而古道之所以行。則在保傅使令之人。務引其君以當道也。古之法之廢也。人猶待其有興而行之者。法古之法。而其道不行焉。人復何望哉。從此行者。其責重矣。余與石井生交久矣。生亦在行中。故書以贈焉。

送蓮池國相石氏序

蓮池石大夫奉職十年。從政而治效可觀。領學而教化興焉。今春將從侯朝。幕府過弊廬告別。且曰。何

以贈我。樸應之曰。自秦滅列國。郡縣天下。封建井田。學校之法。悉皆壞廢。朝覲會同。威儀之則。泯而不傳。搢紳先生之講道好古者。感慨咨嗟。恨三代之治。不可復見。蓋二千年於此。我日本古制。乃郡縣。而中葉失御。及我東照大君出。一揮反正。海內之四分五裂。虎爭一方者。皆投戈受約束。其為封建。不期然而然。大者方數百。小者方五六十里。世保有其土地。人民。卿大夫士。亦各事其君。世以祿入。則任輔弼。聽斷之職。出則供會同。辭命之事。大夫之責。可謂重矣。是名卿才大夫之各效其知能之秋。彼搢紳先生。

曠二千年不得見者。親居其地。而執其事。不亦厚幸乎。然有二難焉。戡撥以後。重熙累洽。二百其祀。巨室世家。皆生而貴者。人情事勢。民間休戚。固所未諳。方今之治。大綱未張。細目未舉。架漏補罅。趨便目前。無文獻可徵。故其起而從事也。如面牆而立。一則曰有司。二則曰有司。是有司為政。何有於大夫哉。既生而貴矣。不可遜于荒野。以問小人之依。此一難也。三代之末。唯孔門稱多人材。學於洙泗之間者。蓋三千。而達者七十人。如冉求之可宰百乘。公西赤之可使與賓客言。不能相兼。雖聖人教之。禮樂化之。材之難達。

猶如此。今之大夫。出入所職。當兼二子之長。而方禮樂崩壞之時。果遵何道乎。此二難也。以余觀於石氏。從政而政集。領學而學興。於朝。幕府乎何有。蓋國相之職。在不器而用器。秦穆所謂斷斷無他技。其心休休焉。若有容人之有技與彥聖。若已有之。必盡其用。以衆人之知能。為已知能。責成有司。豈在察察。鯁鯁與人爭知能哉。子之領學達其材者幾人。此行也可以試矣。石氏曰善。遂書而贈焉。

恭賀君侯五十華誕序

人臣承恩。無所報之。則獻以壽。古之道為爾。然命之

脩短。自係於天。非人所能為。壽之為物。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可奉持以進。而空言獻之。欣然受之。不幾於君臣為譚邪。蓋天愛人。而不能加之壽。人君愛身。而不能自制其壽。必也君慎其德。然後臣民祈其壽。臣民祈其壽。而後天錫之。君享之。其慎德也。初非為壽謀。而原壽所由。則莫非自取。故慎德之君。為民父母。蒙其覆育之恩者。謳歌祝頌。祈其壽考。如子於父母。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地神明幽贊而默護之。和氣熏蒸。休徵仍臻。災害不生。疾疢不侵。以躋仁壽之域。故壽之為物。雖不可見聞。不可捧持。其必之於天。

猶執左券而責之償。其理至實。非空言也。昔者周公  
歷舉賢聖之所以壽考。以告成王。亦不過曰。嚴恭抑  
畏。能慎其德。以膺永命而已。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是之謂矣。世主孰不欲壽。苟不慎其德。雖日守而  
祝之。豈有毫髮益於脩短之數哉。此乃空言也。吾公  
襲封以來。卅有五年矣。能慎其德。振政綱。崇教化。湛  
恩汪濊。頌聲興焉。本歲八月。屬公五旬之初度。有司  
先期。請設賀宴。公曰。無庸。有司懇乞而後可。於是士  
人學生。人獻歌詩。介眉壽者。亡慮幾百人。公壽甫五  
十耳。自律其身。以賢聖之所行。朝乾夕惕。日新不已。

過此以往。六十至七十。至期頤。至保千秋之壽。未艾  
也。獻歌詩者。幾百人耳。其佗臣民。未嫻文辭。口欲言  
而不能者。何限。過此以往。益承右文之化。能矢其意  
以為歌詩。積百至千。積千至萬。至盡封內之民。未已  
也。獻壽之。非空言。於是乎益信。而公之致壽。乃能慎  
其德之符也。

贈茶博士序

小大之事。未嘗不始於儉。而終於奢。故曰。禮與其奢  
也。寧儉。儉非中道。而猶不失其本。夫子之言。蓋欲世  
人去末而反本。是憫世之君子。所宜留心也。賞茶之



有儀。不過閑適一事而已。其始尤儉。而其流之遠。則至侈。濫滔天而不可救。自儉入奢。何其易也。茶家之所用。屋庳而室狹。劣容數人。鑿鐺筮匙。包袱花斛之類。必用苦窳缺泐敝敗之物。至於珠璣玳瑁金翠綺繡之華煥鮮縟者。屏斥弗置。其結社也。多羽流墨客。畸人隱者。方袍而圓頂。葛巾而野服。蟬蛻于塵垢之外。與之暢情適意於風月之吟嘲。寓趣於茶以樂餘閑。即有驕泰汰靡之人。宜無所施其奢豪。及觀輓近世之所為。則有大繆不然者。室屋誠庳狹矣。然不床於先人之廬。別構一齋。珍木怪竹。朽株癭枝。購募

搜訪。極其知力而後已。其煩費不減大厦高堂。器具誠苦窳敗敝矣。然必求諸古代。以歲月久近。工匠顯晦。相誇尚。相訾病。乃至一破甌。一折匙。與周鼎殷彝。同其貴重。積金撐北斗。猶不可償。比之珠璣玳瑁金翠綺繡之難得。什百不啻。侈濫極矣。是猶室屋器具之奢耳。其害有甚焉者。凡好此儀者。大抵富貴有權力之人。而結社多異色人。得託茶社以見親昵。承奉諂諛。入其左腹。牢不可拔。通請謁。鬻權勢。求官訴屈。無所不至。而主人恬然不悟。其或敗露。亦猶以其風流韻士。不加罪責。敗家亡國之釁。或由而起。是末流

之極弊也。然茶社莫先於室町氏。當時政綱不振。風俗頹壞。叛亂相踵。無可稱者。天下後世。獨稱其賞茶之盛耳。則其源已濁。何咎乎流。唐山之茶。周公制禮之時。已有之。其供欣賞。則陸盧伊始。自時厥後。千有餘歲。未聞侈濫之害。有如本邦者。可怪也。夫本邦之有茶種。僧千光游宋齋歸。栽之。背振。摘贈明惠。久而後滿海內。方是之時。執政北條泰時。得無欲之說於惠。崇節儉。去奢侈。以致小康。其在當時。以茶消食。無復後世之彌文可知也。今距室町氏數百年。而賞茶之毒。流於世。莫之能除。亦獨何歎。竊見吾子

稟清明特達之資。錙銖軒冕。土木形骸。而又慨然有憫世道之陵夷之心。偶存嗜於此。為茶社宗盟。富貴權力者。慕仰高風。如蟻逐羶。得聞謦咳。以為欣幸。固非閉門踰牆之所能免。及今之時。明陳茶社之未失。反之於儉。同好之會。唯談風月。不及世事。使陸盧僧惠。免作備之誚。若反覆手之易者。非吾子而誰歟。果爾。則賞茶數百年之弊習。自初植茶之地。剔刷洗滌。遂及海內。非獨為陸盧僧惠忠臣。背振山神。亦得伸其冤。英靈炳耀。無增大藩之光輝也。吾子勉哉。詩云。他人有心。我忖度之。此蓋吾子心下事。而僕云云者。

為世道謀。為大藩謀。又彰吾子與人為善之美云。

賀村田公孫賜樓記序

公孫村田氏世食於窪田。謀野樓在焉。一日公出遊。登而樂之。命以今名。又製記賜之。臣於是知公之期公孫之重也。裨謀鄭之良大夫也。左氏載其謀事。失於邑而獲於野。鄭之蕞爾。當晉楚爭霸之日。介于其間。每有諸侯之事。辭命從違。動係國存亡。謀與子產子羽之賢。高議於廷。反覆辨難。求所以濟之。未之獲也。退歸私室。焦心竭智。忘寢與食。未之獲也。乃乘而就閑曠之地。洗洒心慮。從容諷議。而後有犁然獲焉。

者。蓋屢屢也。因得此聲。春秋之時。果使謀之心昏。憤於朝。而開明於野。其端笏垂紳之際。終無一言之可取。則何顏立於大夫之班。鄭國大事。存亡所係。間不容髮者。亦必招搖於野以決之。則輕慢近戲。非猷謀不然。子產子羽之賢。豈肯為乎。蓋謀平日深議于廟堂。斷事折獄。迎刃而解也。多矣。至于不得於朝。而思於室。不得於室。而適野。則事之尤難。而思之尤苦。可以見已。嗚乎。如謀之心。公爾忘私者。非邪。公以命樓。其所期不亦重乎。然公孫之在廷也。任雖大乎。職則有分。委蛇退食也。又聽百乘之家政。賜告之采也。乃

得放眸於林霏野烟。以滌塵煩。頤精神焉。亦歲不過數次而已。夫大邦富盛。非弱鄭比。昇平無事。非有危迫之事。分職而治。非有廢弛。謀之朝足矣。何必於家。思之家足矣。何必於野。設使其謀慮營營。不得有燕游晷刻之閑。無乃方寸擾亂。家政不脩。反召踰分之罪耶。噫。我知其不然矣。國源於家。家根於身。身宰於心。公孫乘暇倚樓。遠聲色豪華之習。閱圖史。命琴樽。撫景勝。談風月。冲融清明。以葆其真。處事之本立焉。公孫儀刑於家。勉學修行。和其邑民。經國之用試焉。無徃而非為國謀。是可以副公之所期也歟。樓之

所以為樓。公記晰且悉矣。臣豈敢贅一辭。但公之美意。有不可不贊襄者。於是乎言。

別水野生序

水野生。將學於關東。臨別乞言。余曰。與吾子交僅二十年矣。洛閩之書。必相與講。絲髮之見。必相與告。今將何言。况吾子之行。將求明師良友。以講道而釋疑。亦何待余言。曰。贈處以言。古之道也。幸勿靳一言。余曰。吾子將求明師良友。以講道而釋疑者也。無已則贈吾子以余所疑。可乎。斯道之學。至子朱子。大明於世。宋元以下。崇尚其學。修諸身焉。而為才德。措諸事

焉而為勲業者。高明而深厚。炳炳烺烺。相望於世。史可謂盛矣。薛敬軒嘗慨。子朱子歿。而得道之傳。難乎其入。此蓋特謂極廣大而盡精微。一以貫之。之不可復及而已。如其人物才德之造就。與漢唐以後詞章訓詁之學。異年而語者。安可誣哉。至於吾輩。從事子朱子之學。頭童齒豁。而無所成。以我之卑暗淺薄。望彼之高明深厚。每有不相及之歎。世之議者。或曰。今之稱朱子之學。徒有其名耳。其實未嘗異於詞章訓詁之學也。徒談真知耳。知未嘗真也。徒談力行耳。行未嘗力也。甚至上累子朱子。併遭詆罵。人之多口。雖

不必恤。而有以取之者。則可不懼哉。豈氣質之偏。未易遽變邪。抑入道之未得其門邪。將由文運之未隆。土風之未移邪。此余之所疑。而未得其解。橫渠先生。嘗使人尋所以不及古人之病原。欲其如大寐之得醒。余之所疑。積年累月。無所醒覺。興言及此。其賴有此。方今幕府振政綱。崇教化。豪俊輻湊。相與講明子朱子之學。文運之隆。土風之移。將在此時。得入道之門。而變氣質之偏。亦何難之有。進而不已。不啻比盛宋元學者。吾子之求明師良友。實獲其所。學之有成。其庶幾乎。吾子往矣。請益之餘。以余所疑。質之明

師良友。還以見教。則余之所以贈吾子。乃吾子之所  
以慶我也。雖然。學果有成。則余疑之釋。不必待還以  
見教也。

北海觀風草序

丙午夏。鶴山石君。竣役東武。便道探奇。遵北海而歸。  
凡經州二十。得詩古今體通一百九首。示余曰。吾生  
而好泉石。既冠游帝霸之都也。東海岐岨。京西水  
旱之路。旁近名勝。聞斯訪焉。不遺餘力。既而臨歌浦。  
登芳山。咏松島。嘯象瀉。尋豫讚之勝。由隅入薩。窮探  
九州。至今茲之行。然後足跡遍五畿七道矣。然有憾

焉。在途必有公私程期。不得耽延。職方輿地之詳。亦  
不得而聞。故所過名蹟。遺漏非一。就其所到。山水人  
物故事之奇偉。風謠貢篚動植之異同。或取諸稗乘  
野人之語。輒矢為詩。豈皆信而有徵。而不遑追正。亦  
以身之所到。見聞所接。姑存之。時寓目以自娛。豈以  
供大方之觀云乎哉。嗚呼。吾探奇亦勤矣。子其幸叙  
之。余讀而卒業。歎曰。石君遇山水奇矣。然不如山水  
遇石君最奇也。天地設勝。聚於海內。其奇絕者。多在  
遐僻寂寞之濱。鴻荒以來。儼然而存。聞者不睹。睹者  
不察。能知而言之。其與幾人。寒鄉人家。依附於水隈

精里初集卷一  
十五  
巖際與鹿豕羣。而與游者有之。而不知鬼域浩渺之賞為何事。服異教。誓金仙。百舍重繭。周游諸州者有之。而梵宇是禮。淫祠是謁。不能留意勝區。遷客畸人。吟曠裴徊。弄烟霞之狀態。託之文辭。以慰其無聊者有之。而必滯於一隅。不能周遍。石君稟瞻敏之才。具輕健之軀。博訪遠搜。積年累月。貫通而剔抉之。舉大八洲之全。瞭然於心目之間。品其等第。莫之能違。以發揮造化之秘奧。模寫流峙之形神。何其竒也。山水之勝。雖在至遠絕險。苟篤好而有力。則莫不可計日而達。至於石君之才之具。而周覽海內。發而為詩。

可傳於世。蓋曠世而一有。故曰石君遇山水竒矣。而不如山水遇石君最竒也。余有勝情。而無勝具。加以疾病。每石君有行。引領待歸。至則賀平安外。輒問橐中詩。吟諷紬繹。以解鬱結。未嘗不飄飄然如相隨於山色泉聲之間。自忘其抱沈疴而守小廬。是石君之賜也。若夫地志之未詳。野語之難信。則所謂川澤之納汗。山藪之藏疾。務深廣者之所不免。詩境之真。因可以見。亦何傷乎。宜公諸同好。以彰山水之竒遇。不當獨供寓目之適。秘於帳中也。世必有讀以療其幽憂之疾。余既受石君之賜。又重其請。不敢固辭。於是

乎書其弱冠游學至隅薩諸作。別自有集。

送人游京序

都下或買僮於西鄙。至則慘土音。室人交徧嘲笑之。僮色赧赧然。思以易之。習效經年。與之如一。自以為正。既而役於京師。出買於市。皆拚口而走。僮大愧而歸。望其主人曰。何再辱我為。此事雖俚。可以諭學。予之所學。聖人之道。今之於聖人。世之相後數千載。地之相去數萬里。我所取正。適而下之。安知國都之不為西鄙。安知京師之不為國都。設使踰海而師聖。不歸而望者。幾希。然聖不可起。海不可踰。生今之世。而

學斯道。舍京師其奚適。聖人之道。存于方冊。根乎秉彜。無古今五方之異。其坦如大路。苟不已乎行。雖跛蹙必達。况子千里之足乎。然有適越者。未審其方之所繇。徒奔走於道塗。不憚其車轅。則齊其馬首耳。安得而達。輦轂之下。俊彥萃焉。於審其方乎何有。

送田生游東武序

茅元儀以劍術為倭技。則我擅妙於天下久矣。曩昔以劍法名家。不過數人。源遠而派多。幹古而支繁。近世之殺運。陷堅摧銳。獲首級如探囊者。技服一時。而為之師。干戈既戢。無所用其能。乃角其技。勝廼為師。



負則為弟子。師亦未甚多也。昇平既久。又禁角之。以銷爭鬪之端。於是優劣不辨。十室之邑。必有聚徒稱師者。咕咕自喜。奮木挺。揮竹筵。疾視曰。孰敢當我。惜乎不角。噫。劍法之師。何少於用兵之日。而多於戢戈之後。豈非鐵劍不利。而舌鋒是礪邪。劍死地也。而易言之。亦馬服子之續耳。我友田生。學劍十年。術已精矣。足以立門戶矣。而不自足。將訪師於東武。厲志如此。豈易得哉。近歲海內荐饑。關以東尤甚。物價騰踊。自留邸吏士俸給之優。猶告窘急。而田生垂橐而往。弗恤焉。東海驛路數千里。殫殍橫野。椎埋攻剽。隨處

而在。行旅畏途。往往結伴自衛。而田生單身而行。弗懼焉。若將以試陷堅摧銳之勇於今日。何其壯也。方今之世。能及古之劍法者。安知其非生也。我聞鷙鳥之搏。匿其形。猫之良者。必藏其爪。請子自重自愛。勿折其鋌穎。然後可望也。

送大江國手序

人之居侯國。目之所睹。耳之所聞。廉者之所辭。貪者之所取。仕者之所以為得失辱榮。不過一二百里之間而已。朋友相與飲食徵逐。無異人焉。橫口之所論。朝野利病。米鹽瑣屑。無異談焉。畜妻長子。生於斯。死

於斯。固其分之所限。不願乎外。以安焉可也。如道術之士。則有不然者焉。貽書往來。命駕相訪。踪跡不局於封疆之域。而議論馳騁於宇宙之間。是吾黨之適而流俗不得而與也。癸丑冬。豐州中津侯臣大江君。將之瓊浦。經由敝邑。儼然臨焉。蓋余嘗識君於京師之寓。距今二十年矣。觀其辨益雄。其學益博。文辭益富。而所業之醫。益行於其鄉。心竊異之。相留一夕。見異人。而聞異談。亦寒鄉之奇逢也。然君子之道。豈尚異云乎。其所異則流俗。而所同則道術也。故曰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聖賢脩己治人之道。以及百家

醫卜之事。莫不各有一是之歸。苟無所同。而唯異是尚。不為怪妄者幾希。君之於醫也。心醉於中西生。輒近世所謂古法家之流也。君之於學也。宗伊藤維楨。而別出一支。豐人之學。大抵如此。醫之為技。姑置弗論。至於學。則異乎余所聞焉。得嘿嘿而已哉。君之與吾業。已能異於流俗矣。而未能同於道術。是可歎也。一夕之晤。不足以發懷抱。姑書以贈之。

新鐫元明史畧序

余嘗慨自印板以來。天下之書。月益歲增。舊新鏤刻。以卷數者幾十萬。而天下之學。不加精。道不加明。反

使讀書者如困重圍之中。蓋古人之言。出於不得已。至筆於書。則其尤光明純粹者也。後人之言。得已而不可已。至著之簡策。則類剽剽陳編。誇多闕靡。求以自售。滔滔皆是。而其書滿天下。猶之眯目播糠。使人眩惑。安望其精且明哉。姑就史傳論之。正史外。倣編年之體。而最善者。有涑水通鑑考亭綱目。繼而有有所撰述者。曰鑑。曰綱。曰目。紛紛出矣。撫其佚事者。又有裨史野乘。諸家睹聞之記。指不暇擣。而讀者左拏右攫。支肚撐腸。以為新奇也。不知其臭腐。以為該博也。不覺其偏駁。試叩之以天下治亂存亡之勢。君子小人

進退消長之機。則瞠也。此亦不可以已邪。故余嘗論讀史之法。謂宜由粗入精。先讀十八史畧。以提其要。次讀通鑑。以求其實。終讀正史。以致其詳。務舉大綱。而後尋節目。使其世次順逆得失忠邪。井然於心目之間。然後可與言史也已。若紀事之不係治亂興衰。則聊以遮目則無害。不必深求。果能斯道。則雖五年見効可也。余友京師山本欽若。來江戶。出新刻元明史畧。求余序之。其為書於舊文多所訂正。後以清初朝野紀載參之。有所補正。清朝事實。少書可檢。而能考覈數朝事。用力之勤。可以見已。人能讀十八史畧。

及是篇。由粗入精。則庶乎不為古今史書所困。而可以漸致其詳且實。讀史良法。將於是書乎取之。而讀他書之法。亦可推而求焉。因喜某之舉實得我心。為弁數言。

送上原生歸觀序

薩之與武。東西懸絕。各居地角。二月行乃可達。此謂州最險遠。藩法不許以私事出入其境。出而遊學者。一以祇役例之。故無得半其期而省親。破例聽歸省。自上原生始。生從余學四年矣。念去親之遠且久也。惕然懼。喟然歎。欲省其親。顧法不可。則言其志於伴

讀赤彥禮。彥禮感嗟。為之懇請。願乃獲遂。於是欣然束裝。謁余而別。余諭之曰。生之涉險遠而來。事之難者也。半其期而歸省。法之礙者也。唯其向學之誠。而懷親之切也。皆獲遂其願矣。事難而法礙者。既能如此。則生之所學。人倫日用之常。無難無礙者。豈有莫之能行之理哉。然人方其強志盛氣。一旦激昂之際。於天下之事。若無難且礙者。至於人倫日用之常。無甚高難行之事。則或又不能然。何也。志氣之強盛。激昂於一旦。猶飄風驟雨。崇朝而不知其所之。不足以持其久而熟其習。無惑也已。故為學者。必養之有素。

不厭不憊。然後人倫日用之常。無甚高難行之事者。可得而議也。夫以生奮於等儕之中。而涉險遠之道。獲破例之請而歸也。親戚故舊。拭目引領。以俟其至。屬望之隆。有不可得而辭者焉。吾知子之所以悅乎親。而信乎友者。將由其養之有素。而不恃氣志之激昂也。親果悅乎。友果信乎。足以自驗其學之所造。生之重来。願與聞焉。

精里初集抄卷一終

